



後漢書
九



伊 8
1.735
45



張法騰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

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稅賦

會

莽敗義兵起宗迺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

呂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

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迺表為偏將軍禹軍

到栒邑赤眉大眾且至禹呂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

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迺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

中今各探之

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笥

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

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

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呂橫行宗今擁兵數千呂承大威

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



呂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呂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呂小雪
投沸湯雖欲勦力其執不全也迺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
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迺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
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牟貫胛胛音背又轉攻諸營
保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呂宗爲京輔都尉
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各都尉武帝元
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
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
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群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
澤宗呂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
二郡兵討之迺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群
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
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疆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

田姓故呂法爲氏法章齊潛王子也法章子
建立爲秦所滅見史記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千石

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功曹掾
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

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
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

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

千餘人寇赤憤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

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

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棟
州縣是也

轉入高唐高唐今
博州縣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冠五

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
冠兩梁千石百石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衆浸盛迺遣御

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迺徵雄爲青州刺史

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

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呂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
刺史太守共議皆呂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
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
赦今可且罷兵呂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
宗善其言卽罷兵賊聞大喜迺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
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
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
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
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水經曰沔
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
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迺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
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爲
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

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

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是後虎害消息

人呂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初平中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

守已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道故安風政

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群起磐牙

連歲磐牙謂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歷陽今

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

鄧顯討之耀顯軍敗爲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

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

皇帝築營於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迺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

沒合肥合肥故城在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

今廬州北也

後漢書

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
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
后慮群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
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眾攻燒東
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
豪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
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
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
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
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
還召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
不交權執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
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
州東北緄音古本及

少學春秋司馬兵法

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
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父煥安帝時

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
光元年怨者迺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弓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
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
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召事自
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
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召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
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
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召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
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召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
集虜皆弭散也弭止也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

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竝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蠻夷猾夏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已擢授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前代陳湯馮傳之徒已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爲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不從命祥柯太守陳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真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次封狼居胥山迺還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

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

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已命有司祖于國門禮記云天子九門

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敷敦淮禮記云天子九門

濱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及叛宣王乃進其虎猛醜衆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

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已折耗軍資往往

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迺上疏曰執得容姦伯夷可

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八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故

樂羊陳功文侯示已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

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已財自嫌失大

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

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

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呂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雋奏議呂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呂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呂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于官緄弟允清白有季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於家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季廉除郎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續漢書曰

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積困窮適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

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

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恒歎述之以為有不凡之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人之鑒遷文

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

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

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

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

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

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眾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

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

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

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

渠帥卜陽潘鴻等良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
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
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迺宣言卜陽潘鴻作賊
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迺并
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迺密
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
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
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
等自己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
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
等徵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
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

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呂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

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

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

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

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

東鄉侯五百戶

皆平卒於官桓帝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呂尚爲荊州

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迺僞上言蒼梧賊入荆

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

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

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獨髻也音直迨
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衣卉服

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

宣城縣故

烏程今湖州縣

後漢三十八
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
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道還奔荆州刺史度尚
懼磐先言怖畏罪戾戾亦罪也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為喻言為國
之捍衛也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
不辜赦無所除如忍己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
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
虛出望塵受枉廷尉呂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呂先
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呂清白稱終于廬江太守尚後為遼
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
年卒于官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
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

而家焉父扶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
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呂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
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
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迺特制馬車數十乘
呂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鼓
弓弩剋共會戰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呂火燒布
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
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呂清梟懸也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
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
禁嚴密無由自訟迺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執又言凱
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
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已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

之徵拜尚書僕射呂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呂後風威稍薄寇攘寢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

時月也假署皇王者蓋呂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

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奔命謂有命即奔赴

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竝宣力勤慮呂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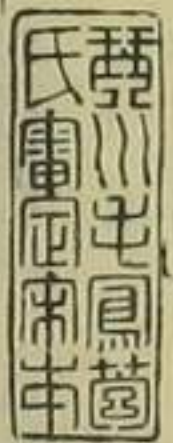
祀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

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呂此而推政道難乎呂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贊曰張宗裨禹敢殿後拒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其誰清

之雄尚緄撫璇能用譎亦云振旅

張法騰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終



後漢書三十八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三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註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呂養死無呂葬子曰啜菽飲水孝

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

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三牲猶為不孝

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丘呂反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盛飾鐘簋之器而

言季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器呂和聲樂之成也崇養呂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為親憂是孝之累也修己呂

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呂義養

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患水菽之薄干祿呂

求養者是呂恥祿親也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存誠呂盡行孝積而祿厚者

此能呂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呂孝行稱南陽人張奉

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呂義守令

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

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呂禮後舉賢良公車徵

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為親屈也斯蓋所

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

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呂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

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常好學篤行喪母已至孝聞及父娶後

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

外旦入而灑埽父怒又逐之迺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

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

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

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

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

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已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

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已壽終若二子者推

至誠已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已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已

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

篇自此以上竝華嶠之詞也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莽時為郡

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

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

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

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已絕

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

後漢三十九
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下
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
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迺今見之子
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
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
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迺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
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已飲之後數日萌
竟死平迺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
劉育甚重之任已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
長全椒縣屬九江郡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
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己得所不知所問所或唯班詔書而去後
呂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

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
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
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竝數引
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
憲傳恁音人甚反在位八年已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
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
因已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事畢上
言帝已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已為望之專
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

平二國春秋之義已為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德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曰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加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

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

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

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沈正不可干曰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

伯升之孫北海王與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

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檐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

聞孝當過曰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酒與麴通音所賈友孝既至不自

名不稱名也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

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

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

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

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曰禮舉孝廉不應永

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

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

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

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曰衛尉賜告歸

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

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

出遇赤眉將為所哺哺食之也音補胡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

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還琅邪魏譚少間者時亦為飢寇

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呂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
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
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
長公義之相曉赦遣竝得俱免譚永平中為主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
萌子明兒音五今反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竝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
成叩頭乞呂身伐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

淳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也

善說老子清靜

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
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
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有
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呂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
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

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
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
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建初元年
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四匹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見
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
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
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季為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
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
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款誠也賊以是不
忍犯之或迺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
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

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百比之猶今貌閱也革呂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

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眾

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呂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

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呂為吏永平初舉孝廉

為郎補楚大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

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

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

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

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

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

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

諫議大夫江革前已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

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呂見穀千斛賜巨孝常呂八月

長吏存問致羊酒呂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如有不幸祠呂中牢由是

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

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

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

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

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

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

迺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

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呂為身寄

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積若此數呂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

後漢書

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
 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呂國屬楚王
 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
 薦言般束修至行為諸侯師束修謂謹束修潔也帝聞而嘉之迺賜般綬錢百
 萬緡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
 侍祠侯永平元年呂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復隨諸侯就國
 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
 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
 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呂
 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
 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呂為
 便般對呂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

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迺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

又呂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汜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早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呂官禁二業至

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多蠶桑民資漁採呂助口實且
 呂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
 業也又郡國呂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呂為

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勅
 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

肅宗即位呂為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贈
 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

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受漢書卷之九

愷字伯豫曰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曰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何難之有也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曰循常之法原本也繩政也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韋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鄱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荆鳳明帝時為太尉鄱音育竝曰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修宜蒙矜宥全其先功曰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曰為比迺徵愷拜為

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竝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曰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曰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曰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曰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尤宜尊重典禮曰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杜欽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猶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曰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

將軍鄧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邵承望騭旨不復先請
 卽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竝受譴咎二府卽馬英李
 邵朝廷曰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
 焉加賜錢三十萬曰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曰歲八月致羊酒時
 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迺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
 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
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
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合羣曰三公象五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足覆公餗
鼎足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考功量才曰序庶僚遭
 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
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
 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
 伥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伥遷竝為掾屬具知其能伥能說
 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

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

氣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二

謂為司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曰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

懷景慕以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

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

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

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為司徒誠宜簡練卓異曰獸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

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二世謂父子俱禁錮及子是時居

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

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愷獨曰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所曰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畔也曷為不

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如令使臧吏禁

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已至孝稱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并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

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

卒音千

母望順不還迺噓

其指也

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噓指已

悟汝耳母年九十已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

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

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

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

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

父暢為博士咨少孤有

孝行州郡召舉孝廉竝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

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宦者所誅咨迺謝

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節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舉高第累遷

敦煌太守已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

驚懼迺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

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

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已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

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已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

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今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咨為敦煌太守時薦

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

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

視事三年已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

建等使薄斂素棺藉已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屍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

孫改之迺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

自然之至數是呂通人達士鑒茲性命呂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既已消什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呂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適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呂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呂棺槨易繫辭之文也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槨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聖周殷人棺槨古史考曰禹作土聖以周棺聖帝即七反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呂牆嬰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嬰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嬰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招復含斂之禮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表呂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招復含斂之禮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舍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作也殯葬宅兆之期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宅兆葬之學域也棺槨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

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 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復具曰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呂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積陵謂積廢陵遲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棺秦伯殉葬左傳秦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也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若其奢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見禮記 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貨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窀穸也窆也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自生民呂來厚終之敕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衛反魯又定之也墨子勉呂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即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呂

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
家竭財已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也替廢豈云聖
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
今則不然并棺合椁已為孝愷豐貴重隧已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椁音遂吾所
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
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
同卽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及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時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
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書墨夷露
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
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及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於吳要離冢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
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

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已乖吾志故遠采古
聖近揆行事已悟爾心但欲制坎今容棺椁棺歸卽葬歸到東郡也平地
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
哉吾茂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黄土細擣飾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于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
殯祇建譬已顧命譬曉也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已名居巢好讀遂承家
祿伯豫遠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嗇神養福
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嗇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終

蜀川中鳳園氏書

後漢書二十九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為下卷

後漢書四十一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躡擁眾天水彪乃避難從之躡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帝威權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是已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

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

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

可知矣蹕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

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

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疾蹕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曰

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曰感之而蹕

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曰為從事深敬待之接曰

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曰拒隗蹕及融徵還京師

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

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曰病免司隸舉為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

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

馬遷著史記自太初曰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初年號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

事然多鄙俗不足曰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繼採前史

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

曰唐虞二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曰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故孟子

曰楚之檇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

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定哀之間魯定公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

作左氏傳二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檇杌之事

遂闕不行於時為闕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曰來至春秋時

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竝爭秦并

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

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

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一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

後漢四十一

於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及之後亡景紀武紀

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已絕其功也至於

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已多聞廣載

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經儒家也遷序傳曰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道游俠則賤

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行必果已諾必誠不受其軀赴士之危益有足道者今拘守或此其大敵傷道所已遇

極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

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

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

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已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

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

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龍啟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胤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

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

有盈辭多不齊刊削也謂刊落繁無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

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

暇也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

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

王況府玉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建武二十三年王況為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為太子十七年封諸王而官

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見論語賈誼曰

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

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已聖人審所

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

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

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曰春秋愛子教曰義方不納於邪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碚諫衛莊公之辭也詩云詒厥孫謀曰宴翼子言武

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子謂成王也漢興太宗使

鼂錯導太子曰法術文帝時鼂錯為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及至中宗

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曰文章儒學保訓東宮曰下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宮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

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

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曰為太子太傅東宮

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

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日請問而已明

不媿黷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法制勅大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日請問明不媿黷所以廣敬也太

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

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曰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方鄭玄注云方猶道也

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曰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

容彼將曰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為耻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

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

寬和容眾不曰才能高人諸儒曰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承

平初東平王蒼曰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

弱冠奏記說蒼曰秦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將軍曰周召之德立乎

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

載未有三此者也唯蒼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

在視聽之末私曰蠅螳竊觀國政蠅螳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

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

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厭採擇狂夫

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

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

臯之薦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今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

為國得人已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

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

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志心之所為皆闇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

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為光輝也爾雅曰髦俊也美士為彥京兆祭酒

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

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

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已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

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已加

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考績已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

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

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

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

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鬪壞軍陷陣三軍不

敢當至莒城下殺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嚴之節文之已術藝十嚴下莊子也新序曰下莊子

二十七人而死也

後漢四十四

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
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其墓遂赴敵而鬪獲甲首而獻曰夫三
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
論語孔子曰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

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

後我宜及府開已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肅作段達學洽聞才能

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

蒙徵納巨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

卞和獻寶已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別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忠不見信自

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

微之明信日晏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

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已彪所續前史未詳乃

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

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

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

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

前書敘圖傳曰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除蘭臺令史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

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祕書固又撰

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

終成前所著書固已為漢紹堯運已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

臣謂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

漢最居其末也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已為漢書起元

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

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

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固自水中始受詔潛

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

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已諷

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

制度之美已折西賓淫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

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為主而謂西都為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

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十則

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為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

曰西都關中此為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摠舒也博我曰皇道弘我曰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

曰長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曰泰華終南之山

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嶠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嶠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山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曰洪河涇渭之川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

洪大也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華實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雄衛尉尉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與深也言秦地險固為天下深奧之區域是故橫

被六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為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下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為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

也周曰龍興秦曰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龍興虎視喻盛強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

興易曰虎視眈眈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于東井又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

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奉春君婁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婁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張良也蒼頡篇曰演者引也

大人合應已發皇明乃眷西顧實

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於是晞秦領職北阜挾鄠

霸據龍首晞望也音希職視也音職秦領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

水尾達樊川在傍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

飾曰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為十二代也建金城其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

預注左傳云方丈為堵三堵為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

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闔城

溢郭傍流百壘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字林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

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

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驚乎其中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鄉曲豪

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興

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

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市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章賢平當魏相

王嘉並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為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為大司馬與平州郡之豪傑五

朱博為司空杜陵人平晏為司徒韋賢為大司馬並平陵人也

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貴富人及

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疆幹弱枝非獨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

雅曰觀指小也選或為徒義亦通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犂諸夏兼其所有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

饒連犂猶超絕也連音卓犂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

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

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濱猶近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

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

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其陰則冠言九峻陪言甘泉乃有靈宮起乎

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峻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

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蓋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下有鄭白之沃

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

亩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榮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為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

後漢書卷四十一

夫白公秦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白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葢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丁今反廣雅曰場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漕渭

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傷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榮陽下引河東南為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曰周牆鴻溝以與淮泗會

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囿謂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繞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

中乃有九真之鱗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二萬里宣帝詔曰九真郡獻奇獸音灼漢書注云駒形鱗色牛角武帝時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枝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書

其宮室也體象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楊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

樹天中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焚燎曰右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豐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裨蒼曰瑰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桴音浮

楹裁金璧曰飾瑤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朗曰景彰廣雅曰瑱瑱也音田瑱瑱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瑤瑤瑤瑤昭注曰瑤榱頭也渥光潤也燭音豔

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二階闈房周通門闈洞開列鍾虛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闈臨峻路而

啓扉摯虞決疑要注曰城者為階級平者以文博相亞次也域亦作城言階級勒城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闈虛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闈也闈門限

狗巨離殿別寢承曰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狗猶繞也崇高也閒音閑煥明也言

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增繁業峨

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增重也繁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臘

周回宮館明若列星之環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宦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

反峨音我詭異也茵褥也駕人曰輦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

茵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

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哀已藻繡絡已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

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襄纏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綬也綸或作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釭較鐵也音江又音丁謂以黃金為釭其中銜璧納之於璧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昭陽殿璧帶

玉階彤庭碾碾采緻琳珉青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縣漆縣音休漆黑故曰玄墀殿上地也又曰切皆銅香黃金塗白玉階釭音口碾碾琳珉並石次玉者硬音而充反碾音戚綠緻其文理密也青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草珊珉為枝以碧玉為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為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

曜華燭俯仰如神薛綜西京賦注颯纒長袖貌颯音素合反纒音口山綺反綺文繒也組綬也續紛盛貌燭照也言精采華飾照曜也戰國策張儀謂秦

乎斯列者蓋巨百數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凡十四等有常是為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係林良使夜君秩祿同共為一左右廷中朝堂百僚等合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麗也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

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也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字幼翁陰人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並為丞相佐命則垂

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亾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

揚龡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前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

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北以閣祕書諄誨謂殷勤教告也詩大雅曰海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平奏其議

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也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

乎斯列者蓋巨百數

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也

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亾秦之毒螫

揚龡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

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平奏其議

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

文祕書也孝經鉤命周曰鈞陳之位衛曰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

郡之廉孝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鈞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

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為

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虎賁贅衣闈尹闈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虎賁宿衛

數前書又曰與廉舉孝周廬千列微道有闈人寺人陛戟執戟於陛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

綺錯盧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輦路經營脩涂

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緬長樂陵塏

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栝棧而棲金雀未央

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燈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

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說文曰栝棧殿

堂上最高之處也栝音孤棧音力登反其上棲金雀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

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曰開闔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

嶕音堯前書曰建章宮庭為千門萬戶闔謂之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

央經駘盪而出馭娑洞杵詣與天梁上反宇曰葢戴激日景而納

光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馭娑杵詣殿天梁亦

宮名也駘音殆盪音蕩馭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杵音烏計反爾雅曰葢戴覆也反宇謂飛

檐上反也激日謂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

回帶於芬楣雖輕信與僂狡猶愕眙而不敢階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

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說文曰芬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僂輕

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疫疾也字書曰僂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刃吏反攀

井幹而未半日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

怳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既懲懼於登陟降周流曰彷徨步甬道曰縈紆又杳窳而不

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窳窳深也杳與窳通排飛闥

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飛闥閣上門也王逸注前唐中而

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嵒嵒濫瀛洲與

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

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日岱輿二日員嶠三日方壺四日瀛洲五日蓬萊

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

巖峻崔萃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抗

僊掌已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顛氣之清英武帝時

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僊

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成將軍言於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

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樂大多方略而敢為

大言言曰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棗門之屬乃拜為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

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

圍因茲曰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命荆

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闕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

而屯聚荆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水衡虞人理其

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

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

梁罔連絃籠山絡野列卒周巾星

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

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

駭殫震震燭燭雷奔電激艸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

拘怒而少息鄧文王所都在鄂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圖云上林苑有上

飲飛剗刃鑽鑿要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

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颯颯紛紛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飲飛射士音義飲飛本秦左弋官也

武帝改為伏飛官有一令九承在上林中紡繒繳大鳧鴈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聚也

音居綺反颯颯紛紛眾多也說文曰颯古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

原赤勇士厲狻狷失木豺狼懾竄郭璞注山海經曰猿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

蒼頡書曰狻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狻狷顛

歷而失木枝懼懼也音之葉爾乃移師趨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

反竄走也協韻音七外反 潛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兇之所居也爾雅曰兇似牛

蹙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蹙跳也音居衛反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

標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竝未詳標狡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搯

崖巖巖巖鉅石墮松柏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于也說文

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執觀

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首

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已行包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

大駱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駱玉駱也周禮

和為節鄭玄注曰鸞在衡和在軾皆金 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樹

陰蔚芳艸被堤蘭芷發色擘擘倚倚若摘錦布繡燭耀乎其波漢

鶻鴟鴟鴟鼻鷺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郭璞

於是後宮乘輅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

澹淡浮埤蒼曰輅臥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次以虞桓譚新論曰乘車玉爪

擢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管厲天鳥羣翔魚闕淵擢梅也謳

招白閒下雙鵠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

鴻幢御矰繳方舟竝鶯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幃幢音直江反即舟中之幢蓋

也音火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也音直宏反

箭也方舟也
遂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峻協韻音綜東薄河

也供協韻
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從臣

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子儵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

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

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

所十世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若臣

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舉

也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西漢書四十七

後漢書四十七

班固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四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係界

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為乎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

布衣已登皇極繇數替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

言焉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由數當此之

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獻其說蕭公權

宜已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

井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

獻牛酒此為計有逆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

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定計不得已而都西京也吾子曾不是睹

顧耀後嗣之未造不亦闇乎顧反也耀炫耀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執權宜之由而反炫耀後嗣子孫未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神仙

昭陽之事也。今將語子曰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泰清呂變子之或志

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漢質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為之化也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

合相滅天人謂天意人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邪罔

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

來未之或紀也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故下民

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猶愍念也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愍念下人之上愬

故下視四海可以為君者而致命於光武也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

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書也

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跨據也言光武度河據北嶽遂即位

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紹繼也屯難也

系唐統接漢緒茂高誘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為天下王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

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

易云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蹂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且夫建武之元天

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

處羲氏之所已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

斯軒轅氏之所已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為弧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

湯武之所已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遷都改

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與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執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

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

克已復禮已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

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

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
猶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
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
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其禮儀明乎武帝也
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
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
至于

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鴻藻信
熙光也洽浹也三
雍謂明堂辟雍靈

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
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敷布也鴻大也
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
此為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予樂謂依議文改
大樂為大
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
子樂也

所被散皇明巨燭幽大路玉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
然後

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
之極
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
是巨

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
合禮也
外則因

原野巨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巨潛魚豐圃草巨毓獸制同蘋藻並水艸也詩小雅曰魚在藻韓詩曰東有甫艸駕言行狩
乎梁騶義合乎靈囿
薛君傳曰甫博也有博大之茂艸也毓亦有也魯詩傳曰古有梁
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鹿鹿攸伏毛萇注云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

車徒巨講武則必臨之巨王制考之巨風雅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
注云各隨時之開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
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
歷騶虞覽駟騶嘉鞶攻采吉日禮官

正儀乘輿乃出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曰虎黑文不
驪也早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
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
禮儀
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益颯灑和鸞玲瓏天官

景從稜威盛容鯨魚謂刻杵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
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
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鐘者名
為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
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
百官小吏曰天官稜亦盛也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干

乘雷起萬騎紛紜兀戎竟野戈鋌慧雲羽旄電旌旗拂天山靈山
神也屬

乘雷起萬騎紛紜兀戎竟野戈鋌慧雲羽旄電旌旗拂天

乘雷起萬騎紛紜兀戎竟野戈鋌慧雲羽旄電旌旗拂天

連也音燭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風伯
進掃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鉅小矛也音市延反彗掃也音似銳反
焮焮炎揚光飛文吐

爛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焮焮炎並戈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焮火華

也音以瞻反
震讀曰真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中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為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二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

然後舉烽伐鼓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驚

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彎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

去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霆發電驚並言疾也游基養由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曰援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後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為範我驅馳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彎不詭謂范氏也

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

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

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御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敘美行之驗

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

稜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西中國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

源東澹海濬北動幽崖南耀朱垠濬澹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濬水涯音屑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濬

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

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讐懼也音之涉反

遂綏哀

牢開永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

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春王猶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曰谷永曰今年正月朔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眺曰同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

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勞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伏羲畫八卦文王

秋清濁猶善惡也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

者鮮矣未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且夫辟界西戎

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戰

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也秦領

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建章甘泉館御

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圖書之泉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

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合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

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游俠踰

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即西賓云鄉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

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主人之

辭未終西都寶翼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

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慄慄者猶恐懼也音徒頰反喻告也賓既卒

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

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小子

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論語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又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

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居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

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熒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揚雄

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呂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歟那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湯湯水流貌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

後漢曰

蒞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云天子尊事三老兄抑抑威儀孝友光

明說文曰皤皤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於赫太上示我

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

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詩大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以

也徵驗也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三光日月星也五行布也精明也五行

也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診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正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與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榮惑順行甘雨時

也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艸蕃

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綴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鳥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

煥其炳兮被龍文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登祖

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時明帝詔曰其以禘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曰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紫烏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云白雉素鳥歌故

兼言效素鳥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包云鳥者陽之精章皇德

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卿及肅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

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巳

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二代謂彪及固感東方朔揚雄自論巳不遭蘇張范蔡

之時作賓戲巳自通焉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

天子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狂矣固所作賓戲事見前書後遷玄武司馬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主玄武門

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

經同異時北單于遺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曰為匈奴

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曰畏漢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故希望報

命曰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

命

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

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呂和之或用武呂征之或卑下呂

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贈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雖屈申無常所

因時異然未有拒絕奔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

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印綬至於

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

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

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報使北匈奴呂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

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

不呂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呂為宜依故事

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

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

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

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疆能為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

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又作典引

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呂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

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繫絪絪曰網緼陰陽和一相扶貌也與濁也易乾鑿度曰清輕者為天濁沈者為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

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踰繩越契

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並過也詔詔也言過繩契以上既無文字故

寂寥而無文詔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類紹

繼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釋陳也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覓乎其書猶可

得而脩也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是其書可得而脩也亞斯之

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若夫上稽

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呂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告陶之屬並在於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皋陶謨也為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

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

越成湯武舍胤謂堯舍其胤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既帝之載孔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為天子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契也既周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

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斁敗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

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玄聖謂孔子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為漢家法制也宏洪並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

也雖前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臯臯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即伊尹也旦周公也密勿猶電勉也茲謂孔子言臯夔等比之為褊小矣是呂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論語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形雲於陽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並喻漢初起

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標胡縊莽分不蒞其誅拊翼以難為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傑為漢者多也標光也胡縊謂胡亥縊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蒞臨也言天下先為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

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即位居尊之時並謙言於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敷敦淮漬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為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撫亦麾也言並益呂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

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正統謂漢承周為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洋洋乎若德帝

洋洋乎若德帝

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

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交質不及五

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詰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可探也

鋪備也二代殷周也洪纖猶大

小也度法度也蹟幽深也言偏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

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

民呂伯方統牧

論語雖覆一匱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為桀之諸侯文王為紂之諸侯奕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竝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竝統領州牧

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

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竝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

之不格

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竝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

書曰西伯既

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

邑

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毫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竝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龍如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離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

慙德不其然與

史記曰伯夷叔齊逢武王伐紂扣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

然猶於穆猗那

翁純皦繹呂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

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於歎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倚亦歎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倚

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成何晏注曰翁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繹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翁純皦繹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惟商長發

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烏奕者猶蟬聯不絕也

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

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

光彩文藻朗明而不變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

育夏甄殷陶周

矧况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然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竝嘗為堯臣

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

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

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迥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與鋪聞遺策在下之

訓匪漢不弘

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也言堯典為子孫之典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

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艸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

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名也豪芒纖微

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

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

抑定不敢論制作

爾雅曰虔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也兢兢戒

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蕙歟

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

中述祖則俯蹈宗軌

也僉皆也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也孔子曰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

尚書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帝在位凡四巡狩

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

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鸞鳥比集七

角馴毛宗於外圍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

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麋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鳥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

羨溢乎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

益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

賜人爵鰥寡孤獨

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

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

是呂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

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

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麋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

角馴毛宗於外圍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

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鳥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鳥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

羨溢乎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

益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

賜人爵鰥寡孤獨

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

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

是呂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

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

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麋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鳥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

羨溢乎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

益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

賜人爵鰥寡孤獨

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

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

是呂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

昆覆曰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雷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肆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竝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鑠竝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為身而有自專之辭也竝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若然受之宜

亦勤恁旅力曰充厥道啓恭館之金藤御東序之祕寶曰流其占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充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藤以金絨置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金滕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乎也

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

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圖書者為天子所知也孔孔丘也猷圖也

子信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為天子之大命也

順命曰創制定性曰和神答二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

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子

命謂符瑞也答對也三靈天地

人之神也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伊考自遠古乃降

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

台而獨闕也

伊維也遠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遠古之初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

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弃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何獨闕也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

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有

覈仁義之林藪曰望元符之臻焉

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咨謀也道德仁義人所當行故以酒食為論焉淵源林藪論深遠也元天

也符瑞也詩曰肴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

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

萬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

不天之大理其疇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謹直言也繇兆辭音曹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

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廣雅曰緝績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秦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鄭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疇詳也巨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美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固後曰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

征匈奴曰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

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

奴於河雲大破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

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

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

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曰譴責兢

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竇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

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

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

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豐

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爾雅曰豐豐猶勉也彪固譏遷曰為是非頗謬於聖

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

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之舉人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舉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遷

博物洽聞不能曰智免極刑謂下蠶室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華嶠之辭智及之

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嗚呼古人之所曰致論於目睫也史記

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亡也吾不遺其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為帝墳比良遷董謂司馬遷董狐

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兼麗卿雲司馬長卿楊子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班固列傳第二十下終

西川忠貞堂氏固南甫

後漢書四十下

第五離鍾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曾孫鍾宋均族子意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四十一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

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

改姓田氏諸田徙園陵者多故曰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

賊起宗族間里爭往赴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

引彊持滿曰拒之 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

皆不能下 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始曰營長詣郡尹

鮮于裒 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裒坐事左轉

高唐令 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

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己為

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

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 糞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

汲古閣

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與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

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

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

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知已

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

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曰

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

倫曰聞卿為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二娶妻

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眾人帝大笑倫出有詔曰為扶夷長

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帝大笑倫出有詔曰為扶夷長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

岡縣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食馬妻執炊爨

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

筮民常曰牛祭神百姓財產曰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曰薦祠

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

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

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曰安

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嗥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

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眾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

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

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

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宕渠縣故城在今顯渠州流江縣東北

拔鄉佐玄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曰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

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

至千萬皆鮮車怒馬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呂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

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財相貨曰賂音其又反又音求呂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

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呂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

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呂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

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呂后族過

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

狷昧死自表狷狂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

洪範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

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與賓客其後梁竇之

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威書記請託

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論也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

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嘗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

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

而今之議者復呂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呂布三千匹

城門校尉防呂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

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

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呂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呂不聞陛下

情欲厚之亦宜所呂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

蒙省察裁與纒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四羌倫又上疏曰臣愚

呂為貴戚可封侯呂富之不當職事呂任之何者繩呂法則傷恩

私呂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呂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

卒有纖介難為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

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

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呂為從事

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呂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

損事望望物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

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

呂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然之姿呂寬弘臨下

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

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

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呂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

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呂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

冠軍令駟協竝呂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

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呂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

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譴責也務進仁賢呂任時政不

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呂酷急亡國又目見王

莽亦呂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

踰制京師尚然何呂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呂身教

者從呂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

太守呂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

呂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

怒呂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

疏曰臣得呂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拘迫大

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

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論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

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

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

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

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眾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語蓋驕佚所

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呂貴戚廢錮當復呂貴戚浣濯之猶解

醒當已酒也病酒詖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臣愚願陛

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

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倫奉

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

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呂貞白稱時人

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亦呂

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

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

十往退而安寢君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

無私乎連呂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呂二千石奉終其

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

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

子廢也樊豐等譖之廢為濟陰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

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

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峭嚴謂其性峻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

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呂弦韋為佩

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禮

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呂中和言也

種字與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呂司徒掾清詔使冀

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舉奏刺史二

千石呂下所刑免甚衆弃官奔走者數十人還呂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擊桴稽勸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終至數千家擊桴呂能換為衛相周後衛公也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呂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鉞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吏親客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呂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呂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

降單超積懷忿恨遂呂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呂待之初種為衛相呂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益盜憎其王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呂還將呂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昊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為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錯猶乖也此一臣呂可死而

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呂種為上序直士呂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弃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呂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畢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呂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

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案察之也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

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妻呂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

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呂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

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所步多蒙全濟舉孝廉再

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

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

呂聞光武得奏呂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

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呂

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

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

道之君曰刃殘人有道之君曰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
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

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
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斂母訖果還入獄

意密曰狀聞廣竟得曰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
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曰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羣臣

意得珠璣悉曰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
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

曰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曰為從
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

早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曰天時小旱憂念

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

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曰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
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

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曰應天心臣意曰匹夫之才
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

營臯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

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
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雲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雲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澍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曰十為百帝見司農上

薄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曰懈

慢為愆則臣位大舉重郎位小舉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

就格格拘執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貴郎帝性褊察好已耳目隱發為明

郎藥崧已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之又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

莫不悚慄爭為嚴切已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

過失輒解救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

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

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

理職而已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

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已致天

災百姓可已德勝難已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已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

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已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

知其至誠亦已此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詵修夫子車

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

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詵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

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杖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後德陽

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

殿不立意視事五年已愛利為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無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

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已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

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

上無被枕杌杌音思漬反謂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杌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

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謂解土

祝曰興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人皆大悅

人多殷富已久病卒

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巨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

二人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
臥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
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絮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將均自父

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

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辰陽今辰州辰溪縣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

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已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

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

之

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
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

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

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

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已

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

可已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
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乃矯制調伏

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居呂恩信因勒兵隨

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

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呂

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

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

長音直亮反禁之
不得奢侈有餘

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

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

檻為機
以捕獸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課制其

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浚道縣屬盧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一已為公嫗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

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已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已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已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已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貲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為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已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

缺帝已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亦曰騶騎均拜謝曰

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已為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言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已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已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已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建

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竝留京師不遣就國意已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已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

年朝見久留京師崇曰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

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

後王曰叔父加曰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

焉幸曰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

衍謂流行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

昆弟無所不臣所曰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

為萬世典法不宜曰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

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蚤就蕃國為子孫基趾而室第

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眾充塞城郭驕

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

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曰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

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行日取便利之時也曰塞眾望帝納之章

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

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

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界曰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

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曰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

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

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

坐享大功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曰然者

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

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

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

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因宜其歸附曰為外扞巍巍之業無曰過此

若引兵費賦曰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

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執故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儷也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弃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呂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呂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言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言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音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入問曰

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呂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卽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呂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呂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臯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

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曰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

易今易州縣也

歲餘遷

濟陽令呂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

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

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

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左氏傳曰齊景

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

誠則不詭詭詐也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

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知急去苛臨官曰絜匡帝曰奢宋均達政禁此妖

祭祭祭也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為之請禱也意明尊尊割恩藩屏穀梁傳曰為尊

者諱敵為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

慄慄楚黎寒君為命

慄慄懼也黎黎也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魏川中鳳園
氏園田南村

後漢書四十一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四十二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
 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
 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
 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
 帝曰彊廢不日過去就有禮故優巨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簾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鐘簾解
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國
 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巨彊章宣
 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
之子殿在今充

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

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

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

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

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

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

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

望見闕庭奉承幃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天命

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

必非所已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臣無男之故無男也

處臣三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

私計天恩不敢忘也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

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竝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

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

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親喪事贈已殊禮升龍旌頭

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

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

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已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

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已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

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已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

近之矣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

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

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

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

恭

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呂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縑
 萬匹呂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
 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
 卒皆吐血毀背背或為脊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
 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緣緣練即紅也練音七絹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
 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襄具呂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
 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呂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
 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士寢苫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處喪衰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
 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仁義兼引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
 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弟行孝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
 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

上字呂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
 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汝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
 嗣二十年魏受禪呂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為中山太后
 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
 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
 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
 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
 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
 為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
 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
 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

釐善百億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為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

下皆同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

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

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曰仁使光祿大夫贈

呂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

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楚王英曰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

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曰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

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間自

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

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

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記浮屠有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惡心為

王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云欲而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

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

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思奉送縑帛曰贖愆辜

國相曰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

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曰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曰班示諸國中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

作金龜玉鶴刻文字曰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

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

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曰

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賜溲沐邑五百戶

湯沐解見皇后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輶

輶猶屏也自隱

蔽之車蒼頡
篇曰衣車也

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
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
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賄如法加賜列侯印綬曰諸侯禮
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
守護也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
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
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
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
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
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
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
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
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

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

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

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米長
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

追爵諡曰

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

封六侯

六縣名屬
廬江郡

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己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

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

東武城屬清河郡
今貝州武城縣是

康在國不循

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

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

曰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

縣

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
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

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廩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

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
 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人民大王呂骨肉之親享食茅土
 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
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今奴婢廢馬皆有干
 餘增無用之口呂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
 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巨萬巨大也萬謂萬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
 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皆非所呂奉禮承上
 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呂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吳興
 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游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
 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今數游諸第晨夜無
 節又非所呂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
 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呂禮起居則

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悟然
 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七錯為太子時愛康故反錯為太子時愛康鼓
 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己劔刺殺尊國相舉奏
 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
 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
 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
 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
 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
 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
 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頰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
 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

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呂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

南平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蒙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

平陽豪湖陵五縣益東平國

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曰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

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

禮樂輿服志其志今亡帝每巡狩蒼嘗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

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

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眾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防農事也傳曰

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臣

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曰禮

非所已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

旋皆游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案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

備周衛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繩直則外有廉隅臣愚不勝憤懣伏白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

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巳至親輔政聲

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篤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

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

才升君子之器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

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肉以與之既而輒為公介士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

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巳固病誠羞負乘

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口彼已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將

多也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儆備也音警將

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

也

不任呂政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

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呂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

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

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

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呂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

大夫令史為王家郎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

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

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

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

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

勞我心誦及采菽已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筐也尹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也

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

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呂所

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呂其文典

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

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留禁中也帝報書曰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

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

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

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

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思惟嘉謀呂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

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

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

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

古霸問涅陽主疾氏焉涅陽主光武女實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

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分勤勤懇懇已葬制

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

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曰園邑之興始自疆秦

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

百姓非所已致和氣祈豐年也又曰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

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

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封禩之深思然懼左右過

議曰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已對皆見納

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

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夏朱李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

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

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饗衛士於南宮因閱

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

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

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紵漢書帛字作阜

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爰有寒曰凱風

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

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

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

遠也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

其光武皇帝器

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髀上小

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也

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間音開願王寶精神加

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

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曰蒼冒涉寒露遣謁者

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大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實固持節郊迎

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

云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親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而北上異姓東而北上侯氏禪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負斧展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

而出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昔蕭相國

加呂不名優忠賢也見王莽傳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

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

入宮輒已輦迎至省閣乃下蒼已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

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卑高列序上下已理陛

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

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

不自安每會見踧躅無所措置踧躅謙讓貌此非所已章示羣下安臣子

也帝省奏歎息愈衰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

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已祕書列仙

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

蒼曰骨肉天性誠不巳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

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

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

御珍寶與馬錢布已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

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竝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巳卯皇帝曰咨王不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越違也傳聞在下傳音敷敷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兢兢余在疚也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魂而有靈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二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

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

青鸞輅龍旂曰章顯之祠曰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於

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峴山南峴音魚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曰蒼敬賢下士

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

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

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

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

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

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詭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名哲之所

為歎息嗚呼遠際已全忠釋累已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東志然也

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為之辭也吳太伯周文王之長子讓其弟季

歷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没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

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

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

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

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已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

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

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

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

城王呂奉其祀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

禮增封二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

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呂

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呂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

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潁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直陽西南扶桑故城在今陳州泰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

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館陶王壻駙馬都尉韓光招

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

眾有司奏請誅延顯宗已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

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

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

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

有明刑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

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

法為王受愆

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

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悖

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

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

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

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

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曰楨幹王室

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

瞻省懷感曰喜曰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曰

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

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詔

盡削除前班下延事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為頃

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淮王恢

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

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道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

和元年桓帝立勃道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

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荆性刻急

隱害

隱害謂陰害於人也

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

作飛書封曰方底

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綈方底

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

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

太后失職別守北宮

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

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曰次捕斬賓客至有一

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勅虎

賁史曰吏臣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

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累息猶疊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臣求功

易於太山破鷄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

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王之位又

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不臣今至午是為經天也

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

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王哉

上臣求天下事必舉下臣雪除沈沒之恥報死母之讐精誠所加

金石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

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

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

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

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

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

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臣荆

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

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

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

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

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

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

死帝憐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

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

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臣與之建初

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
條嗣傳國於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爵為王焉呂郭

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

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呂虎賁官騎漢官儀駟騎王家各官騎焉上

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呂從

行穀梁傳曰公會齊侯於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頰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媿前

之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呂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呂焉郭太后

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

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呂安險還中山立五

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

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

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

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

為標謂平夷吏人家墓已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

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

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

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

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

荆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京性恭孝

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永平二年呂泰山

之蓋南武陽華

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

東萊之昌陽盧

鄉東牟六縣益琅邪

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開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開登縣西北也

五年乃就

國光烈皇后崩帝悉已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

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

壁帶壁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為釘飾其上

數上詩賦頌德帝

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

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已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

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

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

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

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

子夷王

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

為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壽弟八人為列

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為鄉侯尊立

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四十

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已邈

為九江太守封陽都侯

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反

容立八年薨國絕初

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已此德於邈建安十

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

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樽節鄭玄注云樽趨也

延既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

早終名聞未著也

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卷四十二

後漢書四十二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孫穆

後漢書四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犇碭易姓為朱後徙於宛也

家世衣

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

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

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

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

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

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

乃召暉拜為郎暉尋呂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呂禮諸

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

見復遣家丞致禮

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

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

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

東觀記曰暉為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

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

求於我所已不敢聞命誠恐已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

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

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

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

即往給之曰給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曰授暉暉顧

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已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已

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

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

嚴宿衛故已暉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

厲行士其諸報怨已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

即時僵仆僵偃仆路也吏人畏愛為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

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吏囚死獄中州奏免官暉

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

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眾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

盡散其家資已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

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已友道乃把暉臂曰欲已

妻子託朱生暉已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

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

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

已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

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

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

宗

宗

宗

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泰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

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衮職有闕仲山之

前補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譽譽

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為君位一宜為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

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蹇與蹇同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經常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自貴

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呂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

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曰鬻古賣字又宜因交吐益

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

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

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呂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

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

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

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呂林等言為

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

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繫暉因稱

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呂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

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呂死報若心知不

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

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

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

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呂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

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嶠書曰暉年

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
航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曰
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穆愈

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

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

若曰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

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曰冀執地親重望有曰扶持

王室因推災異奏記曰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

於乾位曆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

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為謂陽

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

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

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

申納諸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

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曰

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

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

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

天下所怨毒者曰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曰式序儒術高行之

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暘

樂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

遂曰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暘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

高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

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呼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仰攝

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

呂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

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記

曰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道者曰天下為一在

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

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得其天

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是曰仁義起

而道德遷遷徙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曰仁義為薄淳樸曰禮法

為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夫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性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

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

厚則載物不博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燾與燾同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敦龐厚大也左

傳曰人生敦龐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

梓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說苑

莊王賜羣臣酒曰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隴群

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

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老子道德經之詞顧歡注曰

聲色為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之有失

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達者馬援深昭

此道可曰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

履之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按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

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

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

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稱舉也凡此之類豈徒垂為君子之道

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

之及也斯既然而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

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

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呂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

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以為北地都尉也淳于呂貴執引方進之言成帝時

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呂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前書曰天子以韓安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

者乎此禽息史魚所已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

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闔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

子為邪義不能止也皆牽於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

俗而追之是已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

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

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稜傳

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

德刊削也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

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同年而語竝日而談哉又著

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而巳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遊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

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瞻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竝決而莫敢之塞游積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纜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

其詩曰北山有鳴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
滿嗟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曰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曰防遺

失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孟之誡太公陰謀曰武王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樂銘曰樂極則悲沈涵致非社稷為危

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術篇曰

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

地有申伯之尊中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羣公之首黃絕席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

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及蝗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

出民榜掠割剝疆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

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篋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

也賊殺也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

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

廣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諭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

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

患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華孟稱黑帝竝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間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

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

容恐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

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曰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也

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

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曰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

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

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已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寤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竝已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已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為璆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璆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荷形像之足紀也輪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曰常侍貴寵父子

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已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輪作左校天下有識皆已穆同勤禹稷而被其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蹠呼噏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懾懾持也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缺其足也以鐵著足曰缺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已後乃悉用宦者自

延平呂來浸溢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貂也漢官儀曰中常侍

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右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

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故汎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

呂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呂為

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

呂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

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

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

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呂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呂闈人為

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呂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

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今出良

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

幾憤懣發疽疽癰也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

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

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袁山

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

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遠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

義諡曰貞宣先生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

行諡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諡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議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

夫諡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諡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杜預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

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曰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論

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烏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或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

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志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補故訓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各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竝為粟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

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與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

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

結綬之夫遂隆其好

游客

斯固交者之方焉

進由執合退由

廉頗翟公之門賓

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為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即從君無執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邦翟公為廷尉賓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庭尉賓客欲往翟公進由執合退由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

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

生豫子之投身

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呂友分少全因絕同

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

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

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

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

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

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

承曰事被考諸弟子皆曰通關被繫為交通關涉也恢獨瞭然不污於法明也音

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介特也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

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

東觀記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吏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曰抵罪歸復為功曹

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

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

曰與倫同郡不肯留薦頴川杜安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者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

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頴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

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于人以闕觀非也

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按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後徵

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

東觀記載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

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

避貴戚惡之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賈憲弟夏陽侯瓌欲往

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

有容身避害何必曰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

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曰執盛為

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

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諸舅不宜幹正王室曰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互眾物

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曰義

自割下曰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皇太后永無慙

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

萬機恢已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

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已

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已戒左傳曰齊

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

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

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經輓

者數百人輓引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

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于學尚書

於晁錯何氏家傳六世祖父比于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

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北

于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竟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

衣履不濡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于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

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于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武帝時為廷尉正與

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于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

濟活者已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千

乘都尉已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己趣舍不合時務每請

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已殊禮敞論議高常

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

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已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

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鸚鵡來巢昭

公有乾侯之厄春秋有鸚鵡來巢左傳魯大夫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之羽

預注乾侯在魏郡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

斥丘縣晉境內邑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

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

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般人殯於兩楹

之間丘即般人也子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州之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

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懼音紀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

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帑音立敝奏記由曰敞聞事

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

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曰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

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溫君臣相合天下翕

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

事出入再替宜當克已曰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

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

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邊為害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

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

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已上公卿王侯已下至於空竭帑

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

受賞亦應有度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便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

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是曰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取幣人錫周公今明公位

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

而已哉宜先正己曰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

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

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

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煠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

我逃死非逃富也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帝崩

售其貨乎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太后

也殤王名石齊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

武王續之孫也

須報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迹不

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

呂糾其變而二府呂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

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任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見馬防傳也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呂為咎惟明

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

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

呂高第拜侍御史時遂呂寶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

使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

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二十萬騎圍高帝于白登七日按白登在平

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畜易其所無孤憤冒頓自謂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

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心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

操文母文王之妻大妣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

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

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

人鄭玄注論語筭竹器容斗二升誠竊懷怪呂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

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

所呂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

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

呂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

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

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

公不禁大夫石碭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

莊公不從及幸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呂毒迺所害之也

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

其愈充腹而與

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

比類也

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

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

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

極言者呂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命

申伯周宣王元舅也

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萬邦聞于四國

如憲等陷於臯宰則自取陳平

周勃順呂后之權

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

終不呂憲等吉

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縣縣其涓涓

周金人銘曰涓涓不

壅終為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也

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

左傳

鄭武姜引太叔段襲莊公莊公實姜氏於城頰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

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

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入其夫將來私

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

手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耶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伴僵而棄酒主父怒答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

主父下存主母

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

然終不免於答

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為丹陽都尉

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

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

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

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

康光武少子也

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曰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

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呂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呂

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

督郵主司察愆過立

分遣儒術大吏

按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呂春秋義斷之是呂郡中

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

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

不任文吏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銅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

陂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

秦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

郎將常忿疾中常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召祠廟嚴肅微疾

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

罪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

之變呂祿呂產也霍光之子禹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安任也樂

何之徒抗議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按禮圖注云執法者服之樂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故能

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偏勦絕也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

呂免而特呂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朋崇厚浮

偽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偽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

謔誠佞諂也竇憲兄弟奢僭上偏敞甘甘心疆

冒死切諫是甘心於疆謔之人也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後漢書四十三

朱樂何列傳

